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九至二十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孫慰祖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九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五十

拒守

拒守上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先諮之廟堂慮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士練習故以待敵之可勝以此守備之固待敵之闕則可勝也不可勝敵不得勝

在己言守備之固制敵在外也可勝在敵守備之固自脩理以俟敵之虛懈已見敵人有闕漏之形然後可勝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可使敵必不可勝若敵曉練兵事策與道合深為己備者亦不可強勝故曰勝可知見成形也而不可為也敵有備也己料見形者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為欺敵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不可勝者守也形藏也若未見其形彼衆我寡則自守也可勝者攻也故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之阻丘陵之固使不知所故言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

又曰城有所不攻固而重多

易曰利用禦寇不利為寇

左傳曰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范宣子告齊大夫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故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師夜遁

又曰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後漢書曰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將軍

董卓救之卓欲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知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害受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

地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

又曰來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畧陽遵道病還分遣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迴中（番須迴中並地名也番音盤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前書音義曰回中在今隴州汧源縣也）徑至畧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因其保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東觀漢記曰上聞得畧陽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喜上曰畧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也）乃悉

兵數萬人圍畧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
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囂盡鋭攻之自春至秋
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潰走圍
解於是置酒髙會勞賜歙班坐絶席在諸將之右賜歙
妻縑千疋召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

又曰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張宗詣禹自歸禹聞宗
素多權謀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
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

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于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筒中令各探之筒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簞方曰筒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嘆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柰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

引兵始發而赤眉至宗與戰却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

又曰隗囂大將王捷别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亟紀力切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

又曰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留母弟妻子為延所獲東觀漢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敗之得邑母弟妻子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

壁馬因拜為上黨太守

晉書曰陶侃使桓宣李陽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畧威儀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芸穫於壠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以寡弱拒守論者以為次於祖逖周訪

又曰吴彦為吴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吴造船於蜀彦覺之請增兵為備皓不從彦乃輙為鐵鎖横斷江路及

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剋退舍禮之

梁書曰侯景反兵逼建業衆皆兇懼羊侃副宣城王督諸軍偽稱得外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巳至近路衆乃少安賊為尖頂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燒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内侃曰車高塹

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步攻不捷會侃病死城方陷

南史曰蔡道恭為司州刺史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塹內作艨艟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屯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飮羽一發或貫

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内作土山多作大矟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軍甚憚之

又曰陳宜黄侯慧紀鎮荊州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船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吕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横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者五千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

後周書曰李遷哲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台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明帝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卻遷哲乃親自陷陣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兵助之陳人又因水汎長壞龍川寧朔堤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水又募驍勇出擊之少有斬獲衆心始定俄而敵于郭內焚燒人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

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已百數人遷哲又率驍勇捍之陳人復亂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闇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破之於西堤陳人乃遁

又曰太祖以王羆為荆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復遣曹義宗衆數萬圍荆州堰水灌城不没者數版時既内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羆鐵劵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糧盡羆煑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擐甲冑

大呼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我不爾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尋遷車騎大將軍

又曰王羆華州刺史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卧貆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又曰王思政守頴川兼河南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嶽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騎十萬來攻頴川城内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嶽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突嶽衆不能當引軍亂退思政登城遥見嶽陣不整乃遣步騎三千出邀擊之殺傷甚衆然後還城設守禦之備岳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䂨因迅風便投之土

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獄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思政即命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嶽等於是奪氣不敢復攻齊文襄更益岳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

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
又曰賀若敦率步騎六千渡江取陳湘州陳將侯瑱禦之江路遂斷糧援既絶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入營内聚土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給糧者因召側近村民佯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遥見隨即遣之瑱等聞知良以為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老師敦又增修營壘造

廬舍示以持久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遂納之敦又别取一馬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稱降附瑱遣兵迎接竟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又湘之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為土人甲士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命奔瑱者猶謂敦之設詐逆遣押擊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不能制

北史曰西魏將韋孝寛守玉壁東魏大將齊神武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髙樓孝寛更縛木接之令極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人以樓髙不得入遂於城南鑿地又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晝夜不息孝寛復掘長塹截其道仍置戰士屯於塹城上外城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皮排（音牌）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作

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寛乃
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
不能壞城外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炬以燒布幷欲
焚樓孝寛復作長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遥割
之松麻俱落城外又於城西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
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寛
又隨壞處竪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
術孝寛咸拒破之竟以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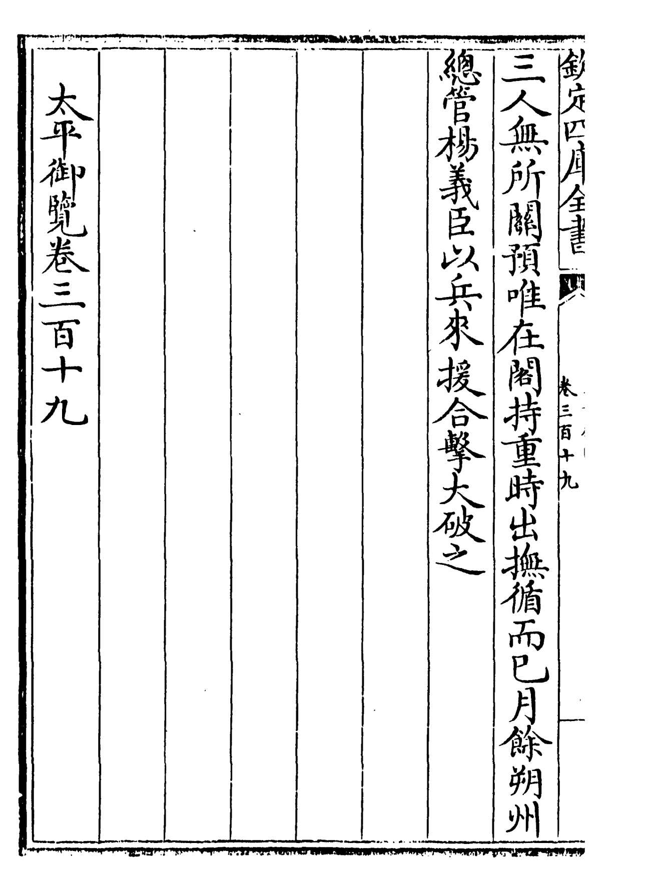
隋書曰梁士彦遷熊州刺史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彦慷慨自若賊盡鋭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彦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率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于城東十餘里士彦見帝持帝

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為之流涕時帝以將士
疲倦意欲班師士彦叩馬而諫曰今齊師遁衆心皆動
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
曰余之有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
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為我守之
又曰郭榮字文護擢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
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
以為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

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渡河與孝先戰孝先于上流縱火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

又曰劉宏字仲遠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急作亂以兵攻州宏城中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煑犀角腰帶及剥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饑餓欲降之宏抗節彌厲賊悉衆

來攻城陷爲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
又曰李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
之諒遣劉嵩襲景戰于東城昇樓射之皆應弦而倒選
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
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賊衝擊
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鬬屢挫賊鋒司馬
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
又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于此



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五十一

拒守

拒守下

唐書曰乾符中元萬頃從李勣征高麗勣嘗令萬頃作

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

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緑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

又曰李光弼守太原自賊圍城城中張一小幕止宿有急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迴頭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復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二日然後歸家

又曰史思明圍光弼於太原四面重圍十日不解每日使賊於陣前嫚罵光弼並戲弄城上人光弼使人穿地道以木撑之賊明日還於舊處立將戲之地道透陷遂

把賊脚曳入地道中光弼得而對衆戮之城中大喜思明知事不集遂退歸河北

又曰薛愿為頴川太守本郡防禦使時賊已陷陳留榮陽汝南等郡方圍南陽頴川當其來往之路愿與防禦副使龎堅同力固守城中儲蓄無多兵卒單寡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廬舍墳墓林樹開發斬徹殆盡而外救不至賊將阿史那承慶悉以鋭卒併攻為木驢木鵝雲梯衝棚四面雲合鼓

噪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餘日城中守備皆竭賊夜半乘梯而入而愿堅俱被執送于東都將支解之或說祿山曰薛愿龎堅為義士也人各為其主屠之不祥乃縶於洛水之濱屬苦寒一夕凍死

又曰張廵守睢陽在城中每戰登陴大呼以助威眥裂血流牙齒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為救不至臣智勇俱竭不能全一城今使逆賊見逼臣死之後願為鬼與賊為厲以答國恩及城陷尹子竒見廵問之曰聞公每

督戰背裂齒碎實有之否廵應之曰然子竒曰何至此曰欲得殺逆賊遂至於此子竒以大刀剔其口見舌存者不過三數廵因大詬罵子竒責以悖逆損害平人子竒欲存之左右曰此人必不為我用又得衆死心不可留故害之

又曰史朝義圍宋州劉昌在圍中城中食盡賊垂將陷之刺史李岑計戚昌為之謀曰今河陽有光弼制勝且江淮足兵此廩中有數千斤麴可屑以食衆計援兵不

二十日當至東南隅之敵衆以為危昌請守之昌遂被鎧持盾登之陳逆順以告諭之賊衆甚畏之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超授試左金吾衛郎將

又曰元和中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攻申州剋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率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分出其衆道古衆驚亂多為虜殺

又曰王凝為宣州黄巢自嶺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圍和

州凝令牙將樊儔舟師據采石以援之儔違令凝即斬之以狥命别將烏顗代儔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城大將王涓請出軍逆戰凝曰賊怨而來宜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涓鋭意請行凝即集丁壯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涓果戰死賊乗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為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兇勢不可當願自書歸欵退之懼覆尚書家族凝曰人皆有族予豈獨全誓與此城同存亡也既

而賊已退去時乾符五年也

又曰王棲曜為常州别駕時江左兵荒召内常侍馬日新領汴滑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乘人怨訴逐之而刼其衆時棲曜遊奕遠郊遂為賊所脅進圍蘇州棲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出攻賊衆大潰

又曰張伾建中初以澤潞將鎮臨洺田悦攻之伾度兵力不能出戰嚴設守備嬰城拒守賊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士多死傷糧儲漸乏救兵未至伾知事不濟無以

激士心乃悉名將卒於軍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伾家無尺寸之物與公等為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為將士一日費衆皆大哭曰誓與將軍死戰無慮也會馬燧以太原之師至與軍衆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伾率衆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功遷泗州刺史

三國典略曰周獨孤永業恐洛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尉遲迥為土山地道曉夕攻戰永業

選其三百人為爪牙每先鋒死戰迥不能克

又曰臺城未陷侯景焚燒大司馬門後閤舍人高善寳以私金千兩賞其戰士直閤將軍宗思領將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火滅景又遣持長柯斧入斫門將開善寳促鑿扇為孔以槊刺倒二人斫者乃退

又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珽令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珽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

結陳向城班自臨戰陳人先聞其旨謂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恠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班軍守百日城竟保全

北史曰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齊將郎塞固守乃至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墨子曰禽滑釐問曰雲梯施攻備已具武力又多爭上

吾城為之柰何墨子曰多下矢石雜以灰薪並水火以
濟之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多掘井以薄甕内井
中使聽聰者伏甕聽之審知穴處鑿内而迎之
呂氏春秋曰公輸般為髙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
魯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
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
然墨子曰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般天下之攻工也已
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

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乃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也能以術禦荆而存宋矣

博物志曰處士東里䰠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

賈誼過秦論曰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呑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鬭諸侯

又曰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任彦昇奏彈景宗曰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厲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戰窮極摧醜虜

危急

韓子曰智伯圍襄子於襄陽決水以灌之城中巢處懸釜而炊易子食析骨炊

史記曰楚莊王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食盡易子而食
析骸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
又曰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射
城中遺燕將書曰今公以弊聊之人距全齊之兵是墨
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心是孫臏之兵也
又曰趙襄子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
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
漢記曰段熲破羌胡明年羌復冦張掖步下馬大戰弓

刀折盡虜亦引退追之晝夜攻擊割肉食雪四十餘日

後漢書曰車師與匈奴攻耿恭於疏勒中恭食盡乃煮鎧弩食其筋革

又曰臧洪為東郡太守為袁紹所圍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食取草實而食之

魏志曰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臧洪當來救吾衆人以為袁曹方睦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洪聞之果徒跣號泣勒所部又從紹請兵馬救超紹不許遂

為太祖所滅洪由是怨紹紹興兵圍之歴年不下紹怨洪無降意增兵急攻洪自度不得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耳可將妻子去吏士皆垂泣掘鼠煮筋角後無所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洪更作薄粥衆分歠之殺其愛妾以食士城中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

徐廣晉記曰霍彪為賊費黑所隔積百日殺馬燒皮鎧

食

又曰韓晃蘇碩等攻范城中饑米一斛萬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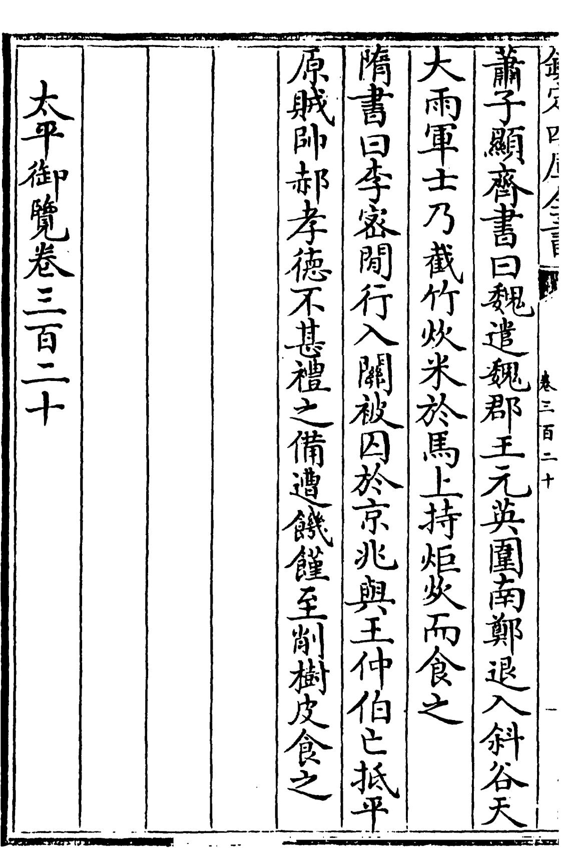
晉書劉琨赴幷州上表曰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得存二攜老扶弱不絶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接繼屍骨横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没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菜耕牛既盡又

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

晉中興書曰中宗初鎮江左假郄鑒龍驤將軍兖州刺史徐龕石勒左右交侵鑒收合荒散保固一山隨宜抗對百姓饑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

又十六國春秋曰蜀王李雄攻譙登于涪城無救援登固守不下士卒皆燻鼠食之一無叛者

宋書曰朱修之留撫滑臺乃為索虜所攻圍修之糧盡救兵不至將士燻鼠食之城陷為虜所執上嘉其節



蕭子顯齊書曰魏遣魏郡王元英圍南鄭退入斜谷天大雨軍士乃截竹炊米於馬上持炬炊而食之

隋書曰李密間行入關被囚於京兆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至削樹皮食之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一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五十二

火攻 水攻

火攻

孫子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與敵相持敵傍近草因風燒之戰之助也二曰火積燒其積蓄三曰火輜燒其輜重四曰火庫當使奸人入敵營燒其兵庫五

曰火墜墜墮墜也以火墮敵營中也火墜之法以鐵籠火著箭頭頸强弩射敵營中一曰火道燒絶其糧道行火必有因因奸人也又因風燥焚之煙火必素具具燒具也先具燒燧之屬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月在謂月之所次也箕水豹壁水貐翼火蛇軫火蚓四宿乃風之使當推步躔次月宿于此必有風起天官書曰月在箕壁翼軫四星不出三日必有大風火借風以張其勢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即早應之於外以兵應之使奸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火發而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見利則進知難則止極盡

火力可則進不可則止吾無使敵知吾為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火發於上風無攻於下風下風不便也燒之必退而迎攻之則必為所害者也晝風久夜風止風起於晝延起於夜易恬老子云飄風不終朝當因晝夜之候而知緩急之計凡兵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既知起五火之變當復以數理消息其可否也故以火佐攻者明

史記曰田單齊人也燕將樂毅攻齊單保即墨不下燕兵圍之單乃收城中牛千餘頭畫以五采束刃於角縛葦于尾鑿城數十穴以燒其尾端牛尾熱奔燕軍燕軍

大亂所觸皆死大克燕軍

漢書曰李陵征匈奴戰敗班師為單于所逐抵大澤葭葦中虜於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木令虜火不得延及也

後漢書曰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班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名今在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燉煌北也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為鄯善去陽關一千

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略超謂其官屬曰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於未萌况已著耶乃名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絶域曹輩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賊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

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洩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賊營會天大風起令十人持鼓藏賊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賊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

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東觀記曰斬侍匈奴節使屋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也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說

又曰楊璇字機平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民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排囊即今囊袋也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

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又曰皇甫嵩討黄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鋭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

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嵩進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陣至晡時大破之

吳志劉表死曹公克荆州得劉琮水軍泝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瑜領兵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黄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𢹂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

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遥觀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熛焰漲天熛音票火飛也人馬燒溺死者甚衆遂敗

魏志諸葛誕傳曰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為鎮東將軍後毋丘儉反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出圍上諸軍臨髙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

晉書王濬伐吴吴人於江磧險要害之處皆以鐵鎖横

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方百有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輙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於是船無所礙

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逌為長史及丁零反叛浩軍震懼姚襄去軍十里結草為營方欲擊浩浩甚懐憂令逌伐之逌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羗且壍柵甚固難

與校力乃取數百鷄以長繩連之脚皆繫火一時驅放以兵逼後羣鷄駭散一時飛過塹並集羗營皆燃因其驚亂縱兵擊之襄遂摧退

宋書王玄謨圍滑臺城内多茅屋衆皆曰宜以火箭燒之

又殷琰傳曰琰與劉勔相持勔用茅苞土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内乃以火箭射之

又宋良吏杜慧度傳曰慧度為交州刺史盧循襲破合

浦徑向交州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循衆懼一時潰散

齊書宗室始安貞王遥光傳曰太子右衛率左興盛屯東府東籬門衆軍圍東城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

南史曰武帝時江東梁將王琳率兵東下陳遣大將侯瑱等拒之瑱以琳軍威方盛乃引軍入蕪湖避之是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時將取琳州侯瑱等徐出蕪湖

以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者返燒其船琳兵潰亂投水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

北史曰李詢仕周遷司衛上士武帝幸雲陽宮委以晉府事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武帝善之

北齊書曰二月周師來寇遣叚韶與大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扞禦至西境有栢谷城者乃絶險石城千仞諸將

莫肯攻圍詔曰汾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朝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

隋書曰文帝時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

人益獘

通典曰火兵以驍騎夜𨻰枚縛馬口人負束薪麻熅懷火直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

又曰火獸以艾熅火置瓢中瓢開四孔繫瓢於野猪麞鹿項下針其尾端向敵營而縱之奔入草中瓢敗火發

又曰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鷄項下針其尾而縱之奔入草中器敗火發

又曰火盜遣人暗伏與敵營相近夜竊號令便懷火偷

入營焚其積聚火發必亂而出

又曰火弩者以强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縳於矢端以數百張中夜齊射敵營中焚其積聚

又曰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版木上瓢敗油散因燒矢鏃内中射油散處火立燃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火箭

又曰火杏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羣放飛入城壘中棲宿積聚廬舍須臾火發謂之火杏

水攻

孫子曰以水佐攻者強水以為衞故強也水可以絶而不可以奪水但以絶其敵道分敵軍不以奪敵畜積

史記曰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田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説龍且曰漢兵遠鬬窮寇力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

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陣濰音淮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之龍且水軍遂敗走

後漢書曰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為羌胡所圍糧食

乏絶進退逼急乃于所度水中偽立隔以捕魚隔與堰同而潛從隔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深不得渡時衆敗退唯董卓全師而還也

又曰曹操圍呂布於下邳引沂泗二水灌城克之

又曰光武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繆王景七代孫名元前書曰元坐殺人為大鴻臚所奏謚曰繆音謬又東觀漢記曰林作臨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

南史曰齊高帝新踐祚恐魏致討以送劉昶為辭以為

軍衛必在壽春非垣崇祖莫可為捍徙為豫州刺史監豫司二州諸軍事封望蔡侯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踰三峽自然沉溺豈非小勞而大制耶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内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堰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

梁書曰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謡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内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築之假康絢節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有蛟能乘風雨

決壊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釡鬲小則鋘鋤數千萬沉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塡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内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相合武帝愍之遣尚書左僕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並加蠲復是冬又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有七八帝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悦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軍小却

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濶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幷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居人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所懼開湫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八公山

南北居人散就罔壟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
尸其事既而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慚由是譖絢與
魏交通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除司州刺史領安
陸太守絢還後豹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暴漲堤壊奔
流於海殺數萬人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
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陳書曰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
陸為栅將軍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

葉爲筏施柏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帶夾兩岸實應數挑戰昭達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放筏衝突水栅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實應大潰克定閩中

又曰歐陽紇據嶺南反遣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乃出頓于洭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木栅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舟以臨賊栅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

大敗因擒紇

三國典略曰東魏慕容紹宗高岳等堰洧水以灌潁川時有怪獸每衝壞其堰岳等悉衆苦攻分休迭進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其勞苦屬時大雪岳衆多死岳等乃作鐵籠雜獸用厭水神

後周書曰太祖遣大將軍趙貴帥軍至穰兼督諸州兵以援王思政高岳起堰引洧水以灌城自潁川以北皆為陂澤救兵不得至

唐書曰武徳中劉黒闥據河北反太宗率兵討之先遣人堰水上流令黒闥得渡及戰遽合决堰水至深丈餘賊徒既敗爭渡水溺死者數千人咸以為神黒闥與二百餘騎奔於突厥悉虜其兵衆河北復平

又曰武徳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屬江水大汎漲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謂孝恭曰以速為神機者時不可失今若乗水漲之勢倏忽至其城下可謂疾雷不及掩耳兵家上策也孝恭從之進兵次夷陵銑

將文士弘屯清江靖與之決戰大破賊軍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於荆州城下弘既敗銑衆莫不震讋靖又破其將楊君茂鄭秀等遂圍城數重其夜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淮南子曰始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晉陽決水而灌之城中緣木而處懸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力已盡糧食匱武夫病為之柰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安無為貴智臣請自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

曰聞之脣亡則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今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麄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盍圖之二君乃與孟談謀陰與之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期夜殺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與而擊之襄子卒犯其前大敗智伯殺其身而三分其國

太白陰經水攻具篇曰以水佐攻者強水因地而成勢使源高於城本大於末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故晉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浸平陽先設水平測其高下可以漂城灌軍沉營殺將

又曰水平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為三池池横濶一寸八分長一尺深一寸二分分間相去一寸五分中間有通水渠濶二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施池內厚二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

厚一分槽下置轉關脚高下與身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齒齊平則為天下凖式十步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上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

又曰照板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濶三尺柄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内小刻其分隨向遠近高下立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板又以度竿上尺寸為高下遞而往尺寸相承則山崗

溝澗水源高下深淺可以分寸為度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五十三

勝

勝

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况無筭乎于此觀之勝負見矣

又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已守備之固可勝在敵自循理以俟敵之懈怠故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也

又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勝爭勝也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中非良將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尋常所能古之所謂善戰者勝于易勝者也謀于未形攻其可勝不攻不可勝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又曰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善勝兵者先自脩理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以俟敵之敗亂也

又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鬬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角量之也故兵形之極至於無形則深淵不能窺也而智者不能謀也因形而作勝於衆

衆不能知也因地形而立勝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也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制此勝也故兵戰勝不復不量重復而應形無窮動而應也

又曰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者勝知衆寡之用者勝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擊寡或可以弱制強而能變之者勝也春秋傳曰師一弱制下在和不在衆上下同欲者勝言君臣和同勇而欲戰者勝也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虞待不虞者勝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之兵故春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出師也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司馬法曰進退唯時無曰寡人

將既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中御也此五者知勝之道故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審知彼強弱之勢雖不至百戰百勝然已無殆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雖不知敵之形勢恃已能克之者勝負各半也不知已不知彼每戰必敗外不料敵內不知已用戰必危也知地知天勝乃可全知地形之便知天時孤虛向背晦甚風雲之譎詭也

左傳曰楚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也鄖人軍於蒲騷楚莫敖曰莫敖官名盍請濟師盍何不也濟益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也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之衆莫敖曰

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

又曰秦伯以璧祈戰于河注禱河求勝也

戰國策曰魏武侯問吳起曰兵以何勝曰以理為勝曰不在衆乎起曰法令不明賞罰不信聞鼓不止聞金不進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所謂理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如節左右應麾雖絶成陳雖敗成行投之無所往天下莫敢當

又曰韓魏之君不朝於齊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

忌伐魏三戰三勝

又曰或說齊閔王曰臣之所聞戰攻之道於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孫吳之將擒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鐏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

史記曰張儀東說齊閔王曰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之名而有危之實是何也齊大魯小也

又曰魏以太子申為上將軍伐齊過外黄徐子謂太子

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

漢書曰廣武君謂韓信曰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水上

又曰高祖置酒雒陽南宫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疾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

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則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後漢書曰河南尹朱儁為董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於心卿勿妄説致汚我刀儁曰昔武王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儁

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謝雋

又曰吳漢與公孫術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其郭中

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

魏志曰鍾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強敵緘制衆城網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以會為司徒進

封縣侯

又曰魏國初建荀攸為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

吳志曰魏大司馬曹仁將步騎數萬向濡須偽欲東攻羨溪朱桓分兵赴羨溪仁進軍拒濡須桓聞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兵奄至諸將各懼桓喻之曰凡兩軍相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

以誘仁仁果分遣將軍王雙等乘油船襲中洲桓身自距軍生獲雙等送武昌

晉書曰王濬為平東將軍假節督梁益諸軍事率兵伐吴濬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

蔡謨傳曰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為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蔡謨議曰自石勒初起則季龍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

又曰嵇紹字延祖初為侍中從駕至湯陰紹之行也侍

中黍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嵇正容曰大駕親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

漢晉春秋曰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胡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不知虛實故敗知定易勝耳亮使更戰七縱七擒

傳選別傳曰衛臻領舉傳選為冀州刺史文帝曰選吾

腹心臣也不妨與其籌算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不可授以遠任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西京從軍中郎將張顗言于涼王曰太祖以天挺神姿應桓文之運流漂萬里為西夏所推平索虜兵不血刃取酒泉有易俯拾為殿下開創崇規貽厥孫謀者也

又曰秦王堅下書曰吳人敢恃江山僭稱大號輕率犬羊屢窺王境朕將廵狩省方登會稽而朝諸侯復禹績

而定九州今王師所臨必有征無戰伐國存君義同一

體

又曰夏王勃勃又改元曰真興刻石都南頌其功曰我

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德仰協時來俯從民望屬姦

豪鼎峙之際羣凶岳立之秋故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

御六戎即有征無戰五稔之閒道風宏著

春秋齊後語曰鄒忌與田忌不相善公孫閱謂鄒忌曰

何不令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三戰三勝

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之驗其辭於王之所鄒忌從之田忌懼無以自白遂以其徒襲攻臨淄欲殺鄒忌不勝而奔

梁後畧曰當夫普通之末邊疆告驚寇虜烽煽擊柝相聞上皇乃運籌帷中邁曹王之遠略決勝千里超光武之懸謀故能師不疲勞獻捷相係

老子曰善勝敵者不爭

又曰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內而出兵是則戰之自毀也故不明敵人之攻不能加也未可加兵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能約勢不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衆係寡以理係亂以富係貧以能係不能以教卒練士係罷衆散徒故百戰百勝也

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

墨子曰墨子為守使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為兵而不肯以知兵而聞也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

鄧析子曰百戰百勝黄帝之師也

韓詩外傳曰孔英平仲云身不出罇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註云衝衝車也謂敵人設此以臨城大臣謀于廟堂遥以折之

古司馬兵法曰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捷勝也上不自矜下不以自伐也上茍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茍不伐善必無等矣上

下不伐善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也敗者負也一軍奔北厥罪維均故不誅也上苟以不善在已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又曰凡戰以力久以氣勝有力者任重則可久可久即可勝以固久以危勝營壘次舍器械具備行陣堅守可以持久也乘危乃致死易生戰攻之心本心固新氣勝無疑心本堅固養而不勞故能制勝以甲固以兵勝甲以衛刀矢兵以斬獲敵甲堅則固兵利則勝也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車卒衆則密陣步卒衆則坐陣甲以重固兵以輕勝

呂氏春秋曰凡兵也者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為己固因敵之謀以為己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而不可勝矣夫兵不貴勝而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在彼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可勝之敵若此者則兵無失矣

又曰趙襄子攻翟勝左人中人使者使謁之下左人中人城今盧奴西山中有二城也襄子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下兩

城此人之所喜今君有憂何也襄子曰河之大也大長也不過三日飆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所積又一朝而二城下我其亡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昔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惟有道之主能持勝

淮南子曰文王知而好問故勝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三輔故事云婁敬為隴西太守過洛陽見劉曜曰臣之策能不血刃坐羈匈奴頭着陛下前

衛公兵法曰夫決勝之策者在乎察將之才能審敵之强弱料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先勝而後戰守地不失是謂必勝之道也若上驕下怨可離而間營久卒疲可掩而襲眛去迷就士衆猜嫌可振而走重進輕退遇逢險阻可邀而取若敵人旌旗屢動士馬數顧其卒或縱或横其吏或行或止追北恐不利見利恐不獲涉長途

而未息入險地而不疑勁風劇寒剖氷濟水烈景炎熱倍道兼行陣而未定舍而未畢若此之勢乘而擊之此所謂天贊我也豈有不勝乎

張協詩曰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

陸士衡辨正論曰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

又曰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衂財匱而吳宛然坐乘其弊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二